

## 青山旧事

文/图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 
张文艳(资料图片除外)

寻山之旅继续。

深秋时节,阳光明媚。尽管天气转凉,嘉定山上仍然草木葱茏。虽然距离北岭山不远,但嘉定山因山高树多,有点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味道。游人相遇需要转过几道弯,攀上几个台阶。仅有东广场有一片可以容纳多人的活动场地。在青岛的老地名中,嘉定山是后来得名的,这片主峰海拔112米的八座山头,曾经与北岭山一起,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“大山”。在嘉定山建园记的石碑上,有“大山”的记载。大山的名字在青岛人的记忆中,是灰色系的。如今草木茂盛的嘉定山,经历过哪些沧桑?周边的村落和道路,又是如何形成的?半岛全媒体记者探山寻往事,与市民、专家一起回顾过去的往事。

### 得名由来

### 塔山、达山与大山

嘉定山坐落在民居中。  
嘉定山正门位于上饶路,红色的“嘉定山公园”五个大字,将游客引入园内。门口的地图,指示了山上的亭台楼阁和标志性建筑的大致方位。一座隐藏在楼宇之中,却又若隐若现于仰头之间的小山,面积不大,占地270亩,却为周围的市民带来了生活的惬意。  
早在认识嘉定山之前,就听说过“大山”的名字,它与公墓、看守所联系在一起,给人肃穆和敬而远之的感受。但当在档案老地图中,找寻到“大山”的名字与嘉定山、北岭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,自然充满疑惑。半岛全媒体记者曾经在嘉定山附近居住过,从未注意到嘉定山与大山会有关系。直到看到上世纪20年代的地图,不得不承认,这里曾是“大山”。

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大山,是大山村。早在德国侵占青岛时,当时的德国胶澳总督翻译官海因里希·谟乐就在《山东德邑村镇志》中,对青岛及周边村庄做过详细的调查,他笔下的大山是这样的:“大的山之意,连同附属的两个农舍群,共计200余人。”显然,大山村的由来应该与“大山”有关,而真正的大山已经被人们忽略,但地图上的记载,似乎能够给予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。

其实,早在德国入侵青岛之前,大山村

村民已经在此地繁衍生息了近两百年。大山村东南临重庆南路,西邻嘉定山、北岭山,南靠双山,占地面积0.75平方公里。村庄在群山环抱之中,呈长方形,一条村街贯穿东西,一条溪流从村中流淌而过,村庄依山傍水,四周山清水秀。彼时的山,应该就是今天的嘉定山。据《胶澳志》记载:“错埠岭西北6公里为大山,海拔110公尺。”

明朝时期,为防止倭寇侵扰,沿海地区遍设卫、所。莱州府在青岛鳌山设卫,鳌山卫又下设海防重镇浮山所,屯兵千余,下辖4座军寨,18座墩堡。大山,古时因山形似塔,故称为塔山,墩堡设立时称为塔山墩堡。后许多姓氏迁入,为祈求兴旺发达故改为达山,后习称为答山。再后来,为求字义的简化演化为大山。

早年的大山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,所以能够吸引村民定居。据《王氏族谱〈十二世祖序言〉》所载:大山村王氏出于河南淮安府。永乐二年,伯英、伯能、伯俊、伯杰四兄弟从淮安府迁至即墨居住在登瀛。后因人多地少,僻处山海,伯俊、伯杰旋即迁往登州府莱阳县,卜居三都河村。明万历年间,八世祖文夏、文举由登瀛迁居大麦田。到大山村时,已经为十二世祖得豹、得柱兄弟,他们从大麦田迁居到此地立村。所以,记载是清朝乾隆

五十四年(1789年),有军户王氏兄弟奉命从现今的大麦岛来到此处搭建草棚,看守山林,在此屯田守山,耕耘坡田,取名王家庵子。王氏家族建房盖屋,定居于此,繁衍子孙。之后,孙、张、袁等姓氏相继迁入,形成以王姓居多的多姓村落,大山村由此形成。

大山村虽小,但在青岛的知名度还是很大的。这里有大山公交车站,并且还有三个标志性地点:一处是回民公墓,后来迁走。另一处是距离大山村村东不远处的青岛殡仪馆,还有上世纪60年代初,设立在村东南的山坡上,俗称大山看守所的青岛第三看守所,在市区被捕后未判刑之前的嫌疑犯大都关押在此地……

再看嘉定山前身,有了大山之名后,逐渐地,人们习惯将大山北部的山岭叫做北岭山,南部因为山下有个大山村,人们自然认为这座山叫大山。后来,南昌路的修建将北岭山与大山完全分成了两座山,在地图上曾经标注为“大山”的地貌,就各自有了“地盘”,界限也就更加分明了,大山山下西南角处(重庆南路与瑞昌路拐角交会处),原有一座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,村名曰:上庄。当嘉定路向北拓展到大山山脚下的瑞昌路后,大山被正式命名为嘉定山。



嘉定山公园



八角亭



雕塑



小白干路(资料图片)

# 葱茏嘉定山,藏在楼宇间

大山往事多,登山寻旧迹,山下有传奇

## 亭台楼阁

### 嘉定山公园里的烟火气

一路根据指引,抵达了重庆南路,嘉定山的这个入口,能够充分证明嘉定山与居民之间融为一体的烟火气息。

站在重庆南路上,东西方向车辆飞驰而过,作为市区的一条重要的主干道,它承载了几代老居民的记忆。它曾经的名字,同样大名鼎鼎:小白干路。

小白干路是小村庄至白沙河(又称流亭河)干路的简称,是当时连通市区与市郊的主要交通干道,全长16公里。小白干路北端当时是烟台至青岛的烟青公路的末端路段,开始没有设置路牌和门牌号,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来历。有趣的是,有人简称它小白干路,甚至烧酒路。上世纪60年代特殊时期,小白干路更名为大寨路。恢复原名后,开始编制门牌号码,1999年小白干路再次更名为重庆路,并划分为三段:重庆南路、重庆中路和重庆北路。嘉定路南门,就在重庆南路的小区后。

沿着小区的台阶上去,又是一处居民区,转了几个弯,才终于进入嘉定山公园,不同于正门,拾级而上的公园大门上,没有嘉定山公园的字样,黄墙绿瓦,给予了这座山林公园无声的简介。

与北岭山森林公园不同,嘉定山上没有广阔的空地,要想遇到游客,需要攀上台阶,走过一段小路,才能与其擦肩。南广场上,一位游客正在演唱,隐藏在民居里的山林公园,音乐必不可少。随着设备的升级,游客演唱的水准也可与网络音乐媲美。四角亭下,五六位市民围坐在石桌上,摆好了全套的茶具,正在饮茶聊天。适逢天气晴好,阳光透过树木,斑驳斜照在茶桌上,定格了时光。走过一座小桥,登上了一座小高峰,这里是三翼连廊,由三个方向的走廊连接而成,像展翅的飞鸟,落在峰顶,意欲翱翔天际。连廊下,两位市民正在锻炼身体,非常安静。石桌和石柱上,都用红笔标有“请不要噪音扰民”的字样。站在平台上,越过树丛,城市中的水泥森林清晰可辨,相同的时刻,不同的时光隧道,这里的每一秒都显得异常缓慢。东部山峰树丛茂密,亭子的红顶在苍翠中,活泼醒目。

顺着一条宽阔的主路,在抵达东广场之前,找到了嘉定山公园建园记石碑。从石碑上,我们知道,嘉定山除了原名大山之外,还有另外一个名字:“光头山”。这是因为,嘉定山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像今天这么枝繁叶茂,而是有草

无林,群众们习惯称它为“光头山”。

那么,一座光头大山是如何变成现在模样的呢?

相信,在村民迁入时,是看中嘉定山的秀丽风貌的,只是生活所需,频繁地砍伐导致山林逐渐稀疏。1935年,青岛工务局编制的《青岛大都市发展计划图》将嘉定山列为了园林区,栽种林木。然而,由于战乱和贫瘠,加上“1947年山东各地‘难民’拥入青岛后,为生存,把北岭山、嘉定山等各个山头的树木砍伐殆尽”,大山又成为濯濯童山,“光头山”的名字还是摆脱不了。1941年绘制的《青岛母市计划图》中,嘉定山区域被规划成了墓地,嘉定山麓坡地建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坟墓,因有传教士埋葬在此,所以人称“鬼子莹”。这使得周边居民对这里开始有了些忌惮。

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政府再次进行植树造林,在山上遍植黑松、刺槐等,山林初具雏形。青岛作家张润东说,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,他曾在山下不远的青岛一所中学读书,多次与全校师生一起去山上栽种松树、抬水上山给树苗浇水,参与养护扶正被风吹歪生长的小树等义务劳动。



六角亭